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肆輯 · 柒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周人麒撰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保積堂刻本

## 肆輯 · 柒冊目錄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周人麒撰

一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十四卷 〔清〕李日焜輯

一九三

朱註發明十九卷 〔清〕王掞撰

三三五

〔清〕周人麒撰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保積堂刻本

乾隆甲辰年梓

孟子讀法附記

保積堂藏板

序

余十七歲時受業於津城洪師之門。師於授經之餘偶及孟子文法意豁如也。嗣是留心搜討凡遇前輩時賢之論及孟子文義者輒手錄之間有管見亦附序。

記於後經今六十餘年矣。但卧病海濱無從就正。寡聞渺見彌用自愧云。乾隆四十七年立冬日七十八老人衣亭周人麒自序。

梁惠王篇第一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來非絕句連玉之客也。問曰。此此句起。

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讀法附記卷一

王介山曰。仁義雖是孟子一生抱負。然此章只主在禁。東非絕句連玉之客也。王言利。正所謂格其非心也。俗解以仁義爲章旨者大謬。時文中惟姜西溟一作得此意。餘皆爲所惑。斷不可從也。蓋既禁王言利。而不指出一宜講求之事來。王將何所適從乎。此所以又言仁義。仁義非他。卽五畝之宅一段之王政是也。須俟王再問。然後答之。而惜乎王不能問也。○而已矣。見此外再無足言。且亦不可言也。○因禁王言利。故王曰。節痛陳言利之害。說得最是危悚。

動人。○仁義之益人國多矣。豈止不遺不後而已。曰遺曰後。實從上弑奪生下此二句不過於上節作一反照。原非著意說也。

以利字爲主腦。以仁義爲眼目。以吾國爲線索。吾家吾身。君字親字皆從吾字生出。○國危弑奪皆與利字對針。言利則大不利也。○王曰句爲頭。下大夫士庶兩句俱頂此句說下。後義先利。先後只當輕重字看。非先利而後及義也。後義先利。只指在下者言。孟子讀法附記

### 孟子讀法附記

#### 卷一

#### 二

#### 三

其根源却在上。不遺不後亦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朱子曰。仁藏諸心。義制夫事。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可。見仁義原非二事故。後義先利。不必補仁字。○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孟子亦就戰國時強臣言之耳。故下曰取也。先王定制時。萬乘之國如何有千乘之家。

洪師曰。文字須知翻空出奇。波瀾頓宕。詳畧相間之妙。如此文而已矣。下忽有王曰云云。撰出虛景。如海市蜃。

突兀驚人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鵠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

樓聳人耳目。此翻空出奇也。自王曰至百乘之家。如黃河一氣瀉下。其勢直矣。萬取三句。將筆提起。如水勢作一洄洑。而愈覺其洶湧。此波瀾頓宕也。求利之害已。痛言之。仁義之利復如此痛說。則文字累贅不靈。看他只消將上邊一掉轉。而意已足。是多少簡勁跳動。此詳畧相間也。○師諱天錫字吉人。

董思白論文九字訣。一曰反。蓋反言最能聳動人精。

神也。如此篇若正言仁義。梁王必聽而欲臥矣。惟用

反接。將利字害處說得痛快淋漓。而以仁義之必無此害作收。則利之不當言較然矣。非輕言仁義也。蓋

必拔去利字病根。而後可與言仁義也。可知作文不知用。反筆者斷不能說透題目也。○大意只是利不可言。以仁義陪說賓主法也。萬取千焉三句。開合法也。

而民歡樂  
則句筆力  
無限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波濶起伏動盪回旋。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鵠鵠。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引書傳或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王介山曰。顧鴻鴈麋鹿曰爲句。非顧不在孟子也。賢者亦樂此乎。乃慚詞。亦非問詞。只賢者而後樂此。正答。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四

下句乃反言以決之。非對論也。二語疑若創論。故必稱亦樂此乎。乃慚詞。亦非問詞。只賢者而後樂此。正答。

趙襄周曰。偕字獨字。係樂不樂。所以然。最是兩段緊要處。上段重偕字。却不一直放出。故作盤旋頓挫之筆。妙在用曲。逼下段重獨字。偏緊接書意。疾忙說出。畧無含蓄。又妙在用直放。蓋曲後用直。卽曲者轉覺便利。直前用曲。斯直者無嫌矣。盡也。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五

其位不日依折中。作不數日。○王或菴之論文也。曰。文章貴乎變化。變則生。不變則死。精嚴變爲踈容。險峭變爲中庸。然後方有生氣。方能萬古常新。如此篇後二段。倘必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便板而腐。豈復有生氣哉。須玩其變化之妙。○文章變化。因乎自然。非有心爲之。蓋而後樂此句是正答。有此不樂句。原是深一步語。不平對也。○雖有此不樂。本無証據。末節無中生有。豈非天才。

斯天下之民至焉。

王白子曰：王如知此二句，是一大呼。王無罪歲一句，是  
一大應中間二節文勢，魚貫而下，如珠走盤，如馬下坂。  
至末節忽換以龍跳虎臥之筆，最是奇觀。

任翼聖曰：梁王何也二字，便有疑仁義及與民偕樂之不可爲意。檢發是當時急著，并在不違農時以前，先紓目前之急，然後可把王道逐節做去。

王介山曰：不違二節，各段俱重在下句，又以疊句見文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情○只重在養。然王天下非止養可能者，故又必兼教言之。說書須有分寸。不知檢不知發，又卽目下梁事言之。夫檢者不過自減其膳，發者不過現有之粟，非甚難行之事也。此而不知行，則移民移粟，亦民自就其食，自食其粟耳。於王何與，而自云盡心乎？

李立侯曰：古者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至萬一千五百家爲鄉，則立之校。通一國而後立之學。大抵田間子弟，未有不游之於庠者，在庠之使，方才收攏。采王正應。無望民多。意一句。一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兩段俱是之論俱是。不誤。不誤。

若先說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然後以譬喻曉之，文勢便平，看此何等奇快。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

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

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木材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方才收攏。采王正應。無望民多。意一句。一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者則進於校。至校之優者則升於學。夫是以在野無不學之人。在學無不選之士。其時民有淳風而朝無伴位者。以此也。此處根上田宅說來。故只舉庠序。若論備制。則當兼設學校。如告滕文公所云矣。至庠序之教。其詳雖不可悉考。然庠之主於養老。名義甚明。而序之爲射。則以鄉射之禮行於州序故也。考儀禮。將行鄉射必先鄉飲。是禮之行要。皆老老長長之爲。則亦未遠於庠之意也。蓋此二者。皆以其人甫離乎農畝。故其教惟先乎

### 孟子讀法附記

#### 卷一

#### 八

本行。本文又足一語云。申之以孝悌之義。意正如此。至鄉校雖亦小學。然德行道藝已無不兼舉。至大學之道。則天德王道。凜然具備。朱子所謂以達其枝者。非庠序時之所遽及也。

此章大旨從來講家多重看罪歲二字。細看來。梁王之並無罪歲之意。孟子亦並無責他罪歲之意。梁王之意。不過自恨其不富庶耳。何嘗有罪歲之意乎。孟子人死則曰二句。蓋言人死皆王殺之耳。所謂王無罪

### 孟子讀法附記

#### 卷一

#### 九

三意也。只用無罪歲三字。省却多少言語。蓋藉之至若認定無罪歲三字。是責備梁王罪歲。便與通章脉絡神氣不合。謹庠序之教句最重。申之句就上句中抽出。言之耳。近日作者往往拋却庠序句。是知孝悌句與頌白句相關。而不知庠序句與頌白句相關也。立俟之說甚矣。

文章之妙。全在變化不測。不可正面呆說。如此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原是孟子知之。梁王不知其故也。

歲者。蓋言王當先發倉廩。後行王道耳。又何嘗責他罪歲來。此章大旨以民之加多爲主。梁王是望民之多於鄰國。孟子是言這般行徑不能使民之多於鄰國。惟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至不但多於鄰國已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句是因他河內凶。河東凶。揀出空子來。極言其不知發。不知檢耳。其實梁王無此意。無罪歲句。乃承上句就勢說。下句內包三層意。先發倉廩。一意也。行王道之始。一意也。行王道之終。

孟子却先設一喻使他評論。則不待我之煩言而彼已了然矣。一奇也。不違二節原是孟子一副王道本領所願。正容以告者今却不然。言你當何如而推到空中泛論。一似閒談者。二奇也。有餓莩而當發。原是當下急著妙在前二節並不之及。三奇也。凡此皆所謂變化不測者也。至於筆陣之奇更宜熟玩。文章之妙順逆吞吐之間而已。此篇狗彘數語原可直接則無望句。王無罪歲卽包不違二節在內。若以狗彘

前兩層綴得妙。每有四句。又急得妙。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卽所謂使民側死者。○退一步作跌妙。高抬一句。主。蓋跌一句。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王介山曰。此仍是上章之意。殺人之喻卽承上刺人而殺來。庖有肥肉四句卽承上不檢不發來。然更說得奇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十

至兵也數句直接無望說下。然後說出不違二節。而以天下之民至焉收結。便平庸而拖沓矣。知其妙者可與言文。若入庸手。無望句下必直接不知檢。不知發矣。看他偏不正承百步五十步。直接不知檢。不知發。忽然颶開。將王道滔滔滾滾。大講一番。然後收攏。天風海濤。不足喻其文勢也。不違段疊用五也字。五畝段疊用四矣字。末又用一也字。與前段合成一片。筆勢凌雲。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十一

險警快。惠王聞孟子之言。以爲迂濶難行。意欲另求一不損乎己。而可以有利乎國者。知孟子前不可輕言也。故漫爲好言以謝之。曰。寡人非務虛名而不肯聽言者。願安意以承教。幸勿卒棄我也。夫孟子言仁義。言與民同樂。言王道。生平抱負。一切皆傾倒於王前。卽現在之時弊。亦無不痛快直陳。此外更有何教。而王安焉毫不動其心。可爲忍矣。孟子更無可爲王言者。不得已仍舉前說而申之。

黃貞父曰通篇但是借客形主之法。

洪師曰善作文者正面不多幾筆其餘或援古以証或罕譬而喻皆從旁面襯染以醒出正面操縱之以取勢跌宕之以生姿而文自然入妙矣此章只說梁王之以

政死民耳而前用挺刃引出清瀾蕩漾後用獸相食象人而用跌出波濤洶湧

趙襄周曰前路徐徐引襯而入意致寬閒不涉尖盡中間指陳時弊言言迫切如暴雨滴簷迅雷擊物令人毛骨悚然恐繪流民圖者無此的確酸痛也末路文勢將竭乃又忽離忽合忽斷忽續寫得岌岌震動令中間文字若分外添出一番氣色可稱後勁

庖有肥肉四句是使民飢死正面率獸食人是以政殺人替身語前以兩層引起峻峭厲後用獸相食一襯波瀾壯闊賓主之妙不可端倪董文敏賓字訣從此悟出若曰庖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以政殺人也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以政

殺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如此則直捷矣今却曰是

率獸而食人也語更沉痛因此生出獸相食一陪更極絢爛○作角無後意極狠毒著在前面而以如之

何煞住却又搖曳不盡極文情之妙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勢如磐石謂仁者無敵驚天令人三日耳聾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

孟子讀法附記卷一

三

此節正所高一層起謂仁者無敵勢如磐石

推原可憐之故一層謂仁者無敵勢如磐石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達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耕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

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王介山曰王無可如何而孟子則曰可王又曰可捷三可字正相呼應○三節非對答文字上節似言我有勝形下二節似言彼有敗勢然其實上節意已盡矣恐王視秦楚太大疑孟子之言太夸是以又將秦楚之民自

不與敵以申之。○孝悌忠信原民自有之物故曰其節文其過不及故曰修。

梁王之間欲雪耻也孟子之對正教以雪耻之道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下至末是正意其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乃高一層起法言以百里之地圖王尚且不難况以千里之地報仇更何難之有哉此是孟子文章靈奇跳脫處講家不知見一王字便謂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遂將百里可王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十四

句作了通章之主誤矣○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句原是高一層說以後更不必照顧卽欲照顧亦只可反掉一筆云如曰仁者尚有敵也則彼地方百里者更不能致王矣仍將百里可王一層推出在正意之外方得清楚○施仁政便是仁者制挺撻秦楚便是無敵夫秦楚非小弱也何以制挺可撻哉蓋彼旣陷溺其民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也語氣是如此施仁政節是主意前用高一層法後用推原法筆勢。

如龍跳虎臥不可捉摸○孟子告梁惠王至盡心章已不留餘蘊矣而梁王猶刺刺不休總是疑孟子之言耳故此章以王請勿疑結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

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十五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

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王介山曰若正作問答之文自應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句爲主今皆爲語人之詞則一切議論都成蜃樓海市矣○以天下莫不與句領起然世無有以己之民與人之事煞是難說是以止說民之歸民之歸而不能禦則猶之乎與之矣上已以苗爲喻下說到民歸忽然

孰能禦之  
對孰能一之  
之二句  
未句亦遙  
與之

又喻之以水文情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

洪師曰此章製格甚奇通幅皆是出語人曰詰此運實於虛之法○又曰孰能一之孰能與之皆王問也而無兩曰字蓋有兩曰字其勢便稍緩惟突如其來正見隨口直接畧不存想亦所以形容其卒然也。

孰能與之言孰能以已之人民與之而使之一也殊不知如有不與則必能禦其歸而後可既不能禦則未嘗與而猶之乎與之矣故曰天下莫不與也介山虎不可捉摸如生龍活虎行文字便只開首數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七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七

說是○通篇文字俱包在出語人曰四字內立格已奇前半句句摹神後半正喻夾發用筆縱送駢宕極走馬行雲之妙○孰能一之孰能與之想其急遽之態必有許多可笑處故孟子以孰能禦之誰能禦之對之雖是正論而中藏冷敲暗打之神然則襄王之醜態雖後半未之及而其實始終未嘗放鬆也若徒看作危言莊論則章法不幾於首尾橫決乎此等結構有神無迹上繼左氏下開史遷宋人不能爲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苦可也曰臣聞之胡敬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主不爲也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主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猶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正請度之猶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大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九

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於此

此段文勢浩如江河重如山岳一篇最奇力處

此雖直言  
恒產却不  
遂說五畝  
之宅先將  
恒產關係  
處處力洗  
發一番最  
痛切千古  
名論

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土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三

### 孟子讀法附記

卷一

三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任翼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以下使之察識。有復於王以下。導之擴充。抑王興甲兵以下。拔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告以施仁之實。可字急口稱許。下攝入放出。都從此一字來。是心足。王正應何由知。吾可一句結住。忽出百姓皆以爲愛。一轉似天外奇峯。問他必有其故。王如不聞。請他自己度量。王尚不答。若但云吾知王有欲。故憎也。王亦未必承認。突用奇語。劈頭一擊。他大欲字。不覺胸中直落出來。東委云。看笑而不言。是可駭可愛。○五經皆莊重典雅。獨詩有比興。引物援

結局處連  
用四聲文  
法更複說  
衣帛三句  
單收波瀾  
渾湧氣象  
峰巒格法  
嚴整真是  
徹底神力

喻入人最易。故諫論之文。必恭風義。篇中如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挾山超海。緣木求魚等。不特罕譬明理。亦使文字點染生動。今王節極力一提。不說正意。先將功效痛快淋漓。數落一番。使人神氣飛揚。羨慕不禁。文勢亦如高屋建瓴水。自鄒敵楚以前。俱用攻擊辨難。只老吾老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照。至今王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遽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真是氣力千鈞。光鎔萬丈。